

志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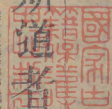
光緒元年重刊

志
學
編

務本堂藏板

志學編序

學之不明也久矣其無志斯道者不足論



間有高明之姿極終身之力探討不倦卒至誤於岐趨則導之先路者不可不慎也宋儒程朱繼起有以接孔門顏曾思孟之傳故其微言大義散見典冊去聖雖遠學者有的然有所向往而不惑自明之中葉姚江之學興陽儒陰釋蠱惑人心雖經高陸

志學編

卷上 序

一

務本堂

諸大儒極力閑拒數百年來其流毒尙未有已而一二高才有氣力者復大聲疾呼鼓其餘波驅天下而從之正學何由而明乎吾邑誠齋余先生自其少時卽篤信朱子之學得之於心體之於身自吾黨二三知己而外未有知其深者今頽然老矣築室石筍九峯二山之間讀書不倦乃本其生平所得力輯宋元以下諸儒之言爲志

學編一書俾有志斯道者由此而入下學
上達循序漸進皆有所成就不至溺於俗
學陷於異端終其身而無所得其用意不
誠厚哉憶蓮得交於先生二十餘年矣邇
來一官匏繫相距數百里欲常親其杖履
而不可得而先生編輯是書再三郵寄相
商幾經更易進而益上若其精微之處心
知之而口不能言是在有志者悟之意言

志學編

卷上

二

務本堂

之表耳聞其開雕有日深幸學者得先路
之導因附數言於簡端以誌祈嚮至其編
次之意自序中言之已詳故不復贅述云
嘉慶癸酉春三月同邑鄒夢蓮書於興安
學署東齋

志學編序

程子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此篇首之以王無量述夫子顏曾思孟次之以二程朱子次之以黃勉齋論道統明學者必希賢聖而孔子朱子實道學之統宗萬世之師法也然下學上達造道不可以無方也朱子白鹿洞規述古聖人修道之教其宏綱大目盡於此矣此揭示小學大學之要以明人道之不可須臾離乎此也學則道之著於容貌辭氣之間者也附錄王無量先生學案於洞規學則各條之下所以踐其事也明其理而不踐其事則所學無實不誠則無物也夫道無往而不在小大本末內外精粗無或遺也人自不察耳朱子讀書法學之精也讀書分年日程學之博也夫學必極其大盡其精而質之以正也饒雙峰先生爲學四要學者修爲之方備矣今竊舉經書及儒先之言按

志學編

卷上

序

一

務本堂

四條分綴使人有所持循也學者果能以此數篇爲入道之基而上溯夫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沈潛玩索篤信謹守無怠於小成無慕乎高遠真積力久庶幾有以自得左右逢原而後知當年之不枉費工夫也周子曰賢希聖士希賢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而必下學上達循序漸進非可躐等而至不容半途而廢周子又曰聖希天天地之道一誠以貫之聖同天不亦深乎嘉慶壬申九月望日余寓止謹書於敬義堂之東軒

志學編目錄

卷上

王無量先生學案

二程子

朱子

黃勉齋先生論道統

卷下

朱子白鹿洞規

程董二先生學則

朱子讀書法

饒雙峰先生爲學四要

志學編

卷上

目錄

一
務本堂

志學編卷上

宜黃余寅止編次

王無量先生學案

明王姓著字無量號澹研金壇人

竊惟吾儒爲學第一要先立志須是直截要學聖人向上方
有入頭處孟子爲滕世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已又告之曰
夫道一而已矣可見常人之與聖人本同一性聖人有此性
而能盡之所以爲聖常人有此性而惜亡之所以爲愚此知
聖非不可學也人自不肯爲耳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人
讓與別人且只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言學便當以
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
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殊不知聖賢兼
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歷
考古人之言未有不以聖人爲可學者人苟有志於學便當
以聖人爲準既有志欲學聖人便當以孔子爲準雖其爲德
大而化聖而不可知其爲道無窮盡無方體然其切近而精
實者要不越乎日用動靜語默之間所謂無行不與者是也
學孔子者亦於此學之而已矣謹掇而列之如左

孔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路曰願聞子之
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謂顏淵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葉公問孔子
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志學編

卷上

學案

一

務本堂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以貫之。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之所慎。齊。戰。疾。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絕四。毋意毋

志學編

卷上

學案

二

務本堂

必毋固毋我。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踧踖如也。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緹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羔裘。長短右袂。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

布必有衾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饑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正未達不敢嘗厥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喪必以貌凶

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綬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竊惟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綱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氣一動一靜之間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蓋其盛德之至動容

周旋自中乎禮初非有意而爲之也學者欲潛心於聖人亦卽其發見流行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者深者可以馴致矣然而顏曾思孟皆善學孔子者也欲學孔子須是先學顏曾思孟於人聖工夫方有準的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蓋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則反爲不誠故夫從入之途其次第有不容紊者謹掇其要而表之具列如左

顏子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曾子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志學編

卷上

學案

四

務本堂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
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

子思子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志學編

卷上

學案

五

務本堂

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公孫丑問曰夫子知
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
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
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
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樞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閔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

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明道程子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七

務本堂

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自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夏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甯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盡運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贖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歎先生爲令書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淨論欲拯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

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方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闕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甯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誦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月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大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大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

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直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辜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九

務本堂

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傲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襄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曰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煩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

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淺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典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

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冀視州郡欲盡取諸埭兵

治二段河先生以法拒之助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飭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助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助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助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擅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曾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

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人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善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

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輒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回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七

務本堂

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蓋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

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收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甯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

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乎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十四

務本堂

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闢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伊川程子

朱子撰伊川先生年譜曰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評年十四五與

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錄皇祐二年年十八

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

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

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節

延見處以學職具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

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眾見呂氏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

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嘗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善錄治

平熙甯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策又按呂

判太學命眾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

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五

務本堂

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為嘉祐四年已與
監制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之為師臣方頤國子
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他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
人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則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元豐
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

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

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

以不次足以於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明世文定公文集云是時

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

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講必能輔養聖德無天隱仁義在

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

賢聖代之真儒俾之白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
之賢聖放末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博友所不及知者天下揆頤
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者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
願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問以言乎德則并包
象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

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憚漢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

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

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

趨召以來待詔閣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

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至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

臣願陛下如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

陛下盡其用則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

潛光隱德之上皆將相掎而為朝臣已矣除宣德郎秘書省

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

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

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

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深靜而自觀其人之臣以顯抱道養

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

之美耳陛下不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於是召對太皇

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十六

務本堂

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

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

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

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同上在宮中動息

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

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

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

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集有章疏論先生辭甲居尊未被命

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

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

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

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

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

先生所定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

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
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
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庫書實錄云禮部尚
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
仍舊固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
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
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
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
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
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
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
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七

務本堂

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
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
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
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
引前說且言人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
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官
兼數局如鼓院樂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
兼數局如鼓院樂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
日之任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
不明君子歸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
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
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
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
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
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立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

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談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

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

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

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隘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

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

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錄

然入侍之際容貌極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

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

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

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嘗聞上在宮中起

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

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

上忽起憑檯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

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誅語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

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

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

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

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

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十六

務本堂

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嘗問後死以金製

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

職累司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傳戶部特給焉又不

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

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抬諸講官啜茶

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必無此事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問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真

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

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與其黨

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

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

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自宰臣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十九

務本堂

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

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

歷造臺諫騰口問亂以償恩雖戮市井日偽五鬼之魁請放逐

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園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

仲為蘇軾所誘看論事皆用軾意又呂中公文亦載其語呂

大防劉學玉存同較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

本以仇直稱然恣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

為小人所始憤齋啜血而死披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

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奉曰臣伏

見元祐之初陛下石程頤封美殿而纔及歲餘即以毀謗害天下

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毀謗害天下

臣竊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先生既就職再

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

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

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

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鑿

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

判論院籙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

監初願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

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願竟為蜀黨所摈今

又適賦弟輟執政才進稟便云但恐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

之道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

授管勾崇福宮見書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

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賈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

之乃族子公孫以刑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

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元符二年正月易

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

任便居住制見曲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十月復通直

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

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

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

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建中靖國二

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

崇甯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

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

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

或亂衆聽而尹焞張璪為之羽翼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辛

務本堂

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五年

便宣義耶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

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

焯張繹尹焯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疏

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二年九月

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

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方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

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初明

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

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宋公

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

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重深尺餘矣其

嚴厲如此晚在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列至處但於聖人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三

務本堂

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先生既沒昔之

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嘗謂張繹

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

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

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焯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

異不為狷介實猛合宜壯重有體或說制簡以弔喪詞孝經以

道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短袂必整食雖簡餼蔬食必潔太中

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在恐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

外親族八十餘口又以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

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愛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

錢以鐵舊矣有議便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

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取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

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沒人人得食無積

伊川而祀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行輕

政也公不然之取而數年粉粉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

朱子論二程子

誅子文
誅纂編

朱子答張欽夫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慈精深尤耐咀嚙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答劉子澄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三

務本堂

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答鄭景望曰示論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呵世狗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况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卽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艷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爲不深矣

答孫季和曰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曰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

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說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瀛寰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與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之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三

務本堂

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卻時有意見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小裝折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着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避山許多詩甚好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險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

深旨將並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爲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爲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

問遺書中有十數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卻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

志學編

卷上

程子

二五

務本堂

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孟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蒟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去便窮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說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

朱子

紹孔子斯文之血脈爲萬世道學之宗師其惟朱子乎朱子之學始於敬義而終於一貫其於天下之理精察力行莫不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故草廬稱朱子義理密微羅絲生毛心骨恢廓海闊天高可謂善形容有道者矣朱子之傳註遺書其所以教人下學上達循序漸進之方委曲詳盡如指諸掌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企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言勉齋黃氏所撰朱子行述精詳昭晰讀之如同親炙真所謂布帛

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而行之惟艱也性理大全節錄其爲學之要雖未及於政事而經綸參贊之本已立矣敬錄於顏曾思孟二程子之後使凡有志於學者皆有所於

志學編

卷上

朱子

三五

務本堂

武高

黃勉齋撰朱子行狀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莫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解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五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天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第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違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

學編

卷上

朱子

三

秘本堂

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思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

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慷慨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藉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暗則掩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感暑達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感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

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兩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徵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賸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

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不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曰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

志學編

卷上

朱子

二十八

務本堂

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竝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而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洗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

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析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鴞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著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旣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

志學編

卷上

朱子

五

務本堂

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闔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

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鑿離析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跡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志學編

卷上

朱子

三

務本堂

朱子自述及遺事 敘編

朱子曰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劉安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方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埕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

志學編

卷上

朱子

三一

務木堂

所得乃見延平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錄累寸積而得之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遂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卻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勦業上說先生曰不知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又云於上

得一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

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鳩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卻覺得心下鬆爽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寶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滄羅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爲痛幸其有是請也卽爲允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秘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消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

志學編

卷上

朱子

三

務本堂

做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諤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儻屬屢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逆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豈不爲恨哉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前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餽歸卽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

這般學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銀雜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已以上拜之

先生每日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啟門先生升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

志學編

卷上

朱子

三

務本堂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爲之澗袖皂祿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他官相見易窄衫而出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遊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歛衽橋側避之先生每徒行拜謁步履而意專不左右顧不避人頷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畧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旣出寢堂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稟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

黃勉齋先生論道統 勉齋名彝字直卿宋三山人

勉齋先生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氤氳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

志學編

卷上

論道統

三四

務本堂

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稱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矣

朱子白鹿洞規

附錄明王姓學案於各條之下

父子有親

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咸起盥漱櫛總衣冠以過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煥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中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必待父母舅姑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起盥漱櫛總衣冠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子婦在父母舅姑之所進退周還必須謹慎齊莊毋噉噉毋噍咳毋欠伸毋跛倚

志學編

卷下

白鹿洞規

一

務本堂

毋睇視毋唾洩寒毋褻廢毋搔母養裳毋袒裼冬必溫夏必清昏必定晨必省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復不過時恒言不稱老居不主輿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父母在不遠遊不許友以死父母舅姑之命毋逆毋怠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父母舅姑有賜雖不欲必敬受而襲藏之有呼唯而不諾走而不趨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子將有事大小必請於父母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事畢必復母得專擅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親之故舊所當竭力招致賓

容之奉當竭力營辨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又須使親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不安矣此事親之大要也然事親又以守身爲本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蓋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故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知所以守身則知所以事親矣至於父之教子尤不可不慎自幼卽當教之以安詳恭敬入卽教以孝出卽教以弟言語必教以忠信行事必教以篤敬飲食必教以慎節出久必教以謙遜容貌必教以端莊衣冠必教以肅整讀書必教以專一寫字必教以楷正步履必教以安詳居處必教以正靜毋令見世俗華靡之事毋令親浮囂邪僻之人毋令觀鄙穢無益之書毋令近博奕飲酒及一切耽樂淫縱之物務使一舉一動皆入規矩而時以六經四子及小學近思錄等書隨其日力資性朝夕從容與之講貫而習復之則庶幾有以漸染薰陶養成德性然其教也又須以身教爲本爲父兄者必先正衣冠尊瞻視不苟言不苟笑躬行以率之俾子弟有法度可觀成式可守則有所矜格興起而教自不難於爲力矣

君臣有義

凡爲人臣者將適公所前期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旣服習容觀玉聲乃出入公門鞠躬而趨立俟中門行無踐闕升堂趨齊鞠躬屏氣進思盡思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責難陳善以道事君毋避禍毋苟祿遇君有過犯顏直諫
毋欺毋隱毋長君之惡毋逢君之惡君有命受命卽行毋遲毋
逆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賜衣服服以拜賜賜果於君前其有核
者懷其核侍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立朝毋
通賄賂毋附權要毋黨同伐異毋假公濟私毋賢否不明毋剛
愎自用黜陟必公賞罰必慎有所計議必虚心平氣和同商酌
毋得偏執已見好人佞己有所建白必開誠有公條陳得失毋
得矯枉過正激成禍端居官須精慎須勤須和臨民須使民
各輸情御吏須正己以率物毋貪毋酷毋急迫毋懶慢毋縱恣
毋畏縮毋徇私情毋壞成法毋越位言事毋聽吏胥言語毋干
當事輿薦毋與巫祝尼姪及一切雜色人物相接以致生事擾
民毋塗捺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以致敗露得罪總之事君

志學編

卷下

曰鹿洞規

三

務本堂

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
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
心有所未盡也持身須守難進易退之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毋得尸位竊祿患得患失尤宜
愼者進身之始當安靜守志由乎正道有所不可甯引身而退
毋得奔競逢迎苟以求進古人云一失足時千古恨臺臺之差
萬事瓦裂愼之愼之

夫婦有別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入女
不出男女不同柵柵不共漏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不通衣裳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親授受男子入內不嘯不指
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

止男子之道在敬身以率其婦嚴威儼恪先以律己毋苟言毋苟笑毋褻狎毋淫媠使一家之中歡然有恩以相愛秩然有禮以相接然後恩義篤倫理正而有以刑于寡妻至於聽信婦言妻妾失序滅倫敗家莫此爲甚尤宜戒之婦之道當敬身以承其夫一言一動必敬必戒毋違夫子事毋擅爲行毋獨成事舅姑以孝奉丈夫以敬待娣姒以和接子孫以慈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毋得自遂教令不出閨門惟事酒食衣服園圃不可與政家不可幹盪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毋淫狎毋妬忌毋構鬪是非毋離間骨肉如此則夫嚴婦順而家道成矣

長幼有序

凡卑幼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小學編

卷下

白鹿洞規

四

務本堂

敢對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無相踰侍坐於長者容貌必整顏色必正斂手齊足屏氣肅容毋笑毋詈毋唾毋娶毋戲謔毋諠譁衣毋撥足毋蹶毋爲手容毋叱狗長者有問必辭讓而後對問更端則起而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長者不及毋僂言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而告俟長者飲方飲未舉毋先既止毋後讓食毋唾毋爲口容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咄詔之則掩口而對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遇長者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俟過既遠乃上馬若尊

長命上馬則固辭過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過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此敬長之大要也至于兄弟尤宜親愛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孟子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蓋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視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哀也又其甚者昵妻子之愛忘兄弟之親生雖同胞情猶吳越居雖同室跡如路人小則鬪牆鬪狼大則分門割戶側目相視如敵如仇切齒相恨如狼如虎傷一氣之和爲衆人所恥感之甚矣故爲弟者事兄當盡其敬或不得兄之歡心但當起敬起孝極矣

志學編

卷下

白鹿洞規

五

務本堂

朋友有信

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敘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倫不立人道化爲禽獸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義理昧則五常百行顛倒錯亂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故君子之訂交也知之必明擇之必慎必須交

直友諒友多聞毋友便辟毋友善柔毋友便佞毋友凶惡及游惰無行之人毋交僧道及娼優隸卒之輩子夏所謂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是也其相與也不挾長不挾貴不挾賢不挾兒弟而友有善相勸有過相規琢磨必切講習必勤必誠必敬毋怠毋輕毋褻狎毋喧譁毋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毋任口要約言而無信毋凶終隙末反唇相譏友或規我則致恭盡禮虛心平氣以受盡言果有可從則當終身服膺而弗失卽使其言未必盡當亦當虛已容納以開言路更退而自省反身切己以詳審其是非之所存斷不可私於自是一言不合怒氣相加致塞忠諫之路也朋友有過則當盡言直諫竭其善善之忱勿得委蛇將順恐其怨已而噤不言也然須積誠盡敬使吾之精意交通於未言之前然後盡其心以告之又從容委曲善其說以道之

志學編

卷下

白鹿洞規

六

務本堂

如此則言出而人信矣其或不信則止勿復言毋致數而見疎以自取辱蓋朋友以義合其理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之徒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不遂意輒反目相視如同路人甚至分門結黨以相傾軋交道之壞於斯已極故凡其始焉而易合者必其終焉而易離者也若君子之交始則極其矜慎如不欲友其人漸乃意合氣投固如膠漆終則相將以道相觀以善久而不移故朋友欲其久要當以敬爲主

原序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

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錯雜固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又何以盡此心之全哉是以聖人設教旣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又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辨之際以致其盡心之功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各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推類以通其餘務期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盡而後已又必循其次序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先其大者後其小者先其急者後其緩者

毋急迫毋怠荒毋雜亂毋顛倒毋淺嘗毋深求毋巧鑿毋旁搜平心以玩其指切已以察其用居敬以養其本立誠以致其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真積力久則物可以格知可以至矣朱子嘗有言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以徑易超脫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焉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方究窮煩毋略甯下毋高甯淺毋深甯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毋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且是初無迴然起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至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此言切中學者隱微深固之病故特

揭之

審問之

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之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然其間也或粗略而不審則所疑不能盡決與不問者無以異矣故問又不可以不審或考之師或質之友必須平其心易其氣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參伍者訂反覆精詳一問未明必須再問務使此事之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莫不了然於心目之間而後已又須專心致志敬以聽之使所聞之理深入乎吾之心毋得粗率簡易苟以塞責

慎思之

學與問皆資於外者也若專務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

志學編

卷下

白鹿洞規

八

務本堂

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故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亦非慎也思之爲道務須專一致思不浮不雜使此心深入乎事物之中以求有得又必從容研味不令操之太急以致游思起心精耗而反益其昏斯善用思矣至於讀書窮理到煩亂窒塞處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不可憚其煩畏其難便置而不思或卒乍未有得則不妨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待打疊意思虛靜後再提起看便易見得著不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便是暴其氣

明辨之

思之慎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無大無小莫不有個公私義利之

分是非誠僞之閑必反覆詳明真切懇到使深明於疑似之際而力爭於毫釐之間徹上徹下表裏洞達則所以辨義理者無不明矣至於異端尤所當辨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故學者於佛老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便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篤行之

志學編

卷下

白鹿洞規

九

務本堂

學問思辨四者之功既盡則知之明而可見諸施行矣然行又貴篤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其天理之正而又出之以周詳持之以不息內不使有一念之懈弛外不使有一毫之欠缺一事之中自始至終不使有一息之間斷一生之中從生至死不使有一事之怠荒開闔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緊嚴不取自暴不敢自棄不爲氣所勝不爲習所尊不急於始不怠於終進力處極勇猛懇切而又從容厭飫以俟之如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有以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然其要也尤在於立志朱子曰人以恥然之身與天地並立爲三當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八自污壞了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

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
位方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
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則
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
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矣

原序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
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言者心之聲也動乎中必宣乎外故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心不
定者其言輕以疾程子所謂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者是也然
制乎外亦所以養其中言不煩躁則心安靜言不妄誕則心事
一程子所謂發禁躁妄內斯靜專者是也况言者人之樞機吉

志學編

卷下

白鹿洞規

十

務本堂

凶榮辱皆由乎此傷於輕易則妄誕傷於煩多則支離已放肆
則忤於人出者逆則入者悖而可不謹乎故君子之出言也必
慎必誠必忠必信毋虛毋詐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毋太高毋太低毋太疾毋太緩毋尖巧毋直致毋辭費毋輕然
諸毋爽要約毋戲謔害事毋忿戾招拂毋以無爲有毋以小爲
大務須內外如一始終不移一有不忠不信則駟不及舌後雖
悔之亦無及矣至於作文尤當以浮誕爲戒蓋道者文之根本
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
賢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
礪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
不可掩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爲文專習鑽研華采之語務以駁
耀人耳目則是僞而已矣末而已矣豈足爲文哉

行篤敬

丹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表記云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可不謹乎故君子之持身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毋佻毋惰毋慢毋偽毋陰險毋浮躁必須無一時不敬無一事不敬務使耳目手足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則此身自循循於規矩之中而無非僻之干矣然敬身之要又以收其放心爲本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心者身之主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學者但一主於敬因其良心之發猛省提撕使不昏昧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當應事時卽省察此心勿差旣應事了仍持守此心勿失必使造次顛沛無時不存少存間斷卽察識涵養擴

志學編

卷下

自虛洞規

十一

務本堂

懲忿

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甚哉忿之不可不懲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忿爲甚每見鄉曲自好之徒血氣用事一言不合髮指目裂或毀罵或格鬪小則損重傷體大則殞身敗行又其甚者好勇鬪狠以致覆宗絕嗣危及其親此皆不懲一時之小忿自取終身之大患所謂匹夫之勇也可不戒與懲忿之道務須以義理自克平心易氣以與物接毋罵詈毋鬪毆毋逞怒毋修怨毋健訟毋盛氣凌人毋剛

後審而行之則橫逆之來無不可受而睡眦之忿自無從發矣
室欲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理存則欲亡欲勝則理滅無中立之理然
其辨在幾希之間君子小人之分只爭這些子故必辨之明克
之勇守之定持之密姦聲亂色不啻聰明淫樂惡禮不接心術
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毋長傲毋縱欲毋侮毋奸毋得
賭博毋淫媒毋驕奢毋慳吝食毋求飽居毋求安臨財毋苟得
臨難毋苟免凡一舉足一動念不必其有所沉溺但一有所嚮
即從而克之必循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不使一毫人欲之私
乘間而入中我於不及覺然後天理日長人欲日消而可以入
於道苟私意之根尚有杪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

志學編

卷下

白鹿洞規

十一

務本堂

張皇猖獗不可翦截其害非直一身而已此事須是於平日下
窮理克己工夫拔去病根常加提撕徹察使此心自作主宰不
爲私意所勝則羣邪自息到得一念初起靜而方動之時乃人
心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幾也於此之時尤宜預加省察
審其幾微果善歟則推而大之果惡歟則遏而絕之毫末方起
已存戒謹之心萌芽始生卽致防範之意則善端於是擴充惡
念於是消殄逸欲無自而萌禍患無由而起矣然所以存養省
察以存天理遏人欲者惟敬與義而已敬則心主於一義則事
合於宜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
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
者自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尚何物欲之爲累哉

遷善

天下之理無窮而人之從善也當日新而不已自彊而不息凡
中之所發外之所聞苟有一善卽當察識而擴充之必求盡其
分而滿其量毋忽於小毋亂於欲毋私於自是毋盡於自足其
未得也求之必勇其旣得也守之必力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
忘其所能者是也然又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積一善明日又
積一善循循不已自有所進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爲善之勇當如此少有間斷卽前功盡棄爲山九仞功虧一
簣矣勉之戒之

改過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
則由於物欲之蔽人非聖賢亦孰能免但有過而能改則其過
也如日月之食自不足爲吾身之累一有自護之私則惡日以

志學編

卷下

自鹿洞規

十三

務本堂

長善日以消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爲人矣故有過不可不改
毋畏難毋自恕毋苟安毋推諉毋姑待毋怠棄毋以小過爲無
害毋以大過爲難改毋明知有過而自文毋遇人規諫而彊辨
不知則已知卽改之今日知之卽今日改此刻知之卽此刻改
矯輕警惰磨礪以須勇猛向前一刀兩段一念之非卽過之一
動之妄卽改之必求至於無過之地而後已易曰風雷益君子
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
此爲遷善改過之象夫人之心所以不能無過者只是當靜時
不存當動時不察故靜時放逸而動時差錯耳學者誠能主靜
以立其本慎動以謹其幾則其發於心而見於事者復何過舉
之有哉

原序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南軒先生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者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宋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嚮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卻行而望及前人乎學者當以窮理爲先持敬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必審其爲霄壤之判毋動於聲色毋溺於貨利毋貪爵祿毋要虛譽毋趨小利毋避大害毋營非分毋狃近利毋見義畏縮毋屈己求人毋假公濟私毋損人利己毋

志學編

卷下

白鹿洞規

十四

務本堂

居下援上毋在上陵下自其飲食起居遇事接物以至於一念之微一息之頃凡有私己自便及有爲而爲之意卽省察而克治之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爲身心之累俾口之所誦者有常業而心之所處者有常分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動靜云爲自然仰不愧俯不怍各得其理而無所歉於心矣若其於義利之關毫釐之判見之不明察之不盡則始雖差以毫釐終必謬以千里學者誠不可不謹於始而別於微也明其道不計其功

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凡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只鞭辟近裏着已做工夫求於內不求於外務其本不務其末將自家此身在道理中去以求自得毋爲名毋計效毋躡等毋雜進毋鶩外毋逐末毋急迫毋怠荒毋好高遠

毋厭卑近毋溺於文詞毋牽於訓詁毋惑於異端毋急於功業
只是切實爲己發憤忘食痛切去身上做工夫則安靜篤實
自能承載得許多道理朱子曰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
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
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
不在外與其向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
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聽其用全於天耶至於文詞一
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怡己以言乎遠則不足以治人是
亦何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按其利害勤懇反覆至
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原序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志學編

卷下

自鹿洞規

十五

務本堂

凡人責人多急責己多緩愛己多急愛人多緩若拽轉頭來看
則知己有所欲人亦欲之己有所惡人亦惡之彼我之心未嘗
不同但人爲私意所隔惟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施之於人者
多不得其當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於己
卽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毋剛毋傲毋徇私毋執拘毋
陷於一偏毋私己忘物平心易氣推己度人而不敢有一毫私
意與乎其間則彼我之懷俱得而無己重物輕之患矣此孔子
之所謂恕而終身可行者也然有道也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
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之所以推己及人者亦無
不得其正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人
之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人之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
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

攻彼此交病雖庭除之內頃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又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蓋君子處世豈能無橫逆之來但人之所以不能受者只見得是處在己非處在人故日相尋於仇怨耳殊不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苟非豺虎孰肯妄以非義加人必在我有以致之斯在彼有以加之所患不能反己體察得所以致此之由而克治之耳誠學孟子三自反之法一遇橫逆之來卽反求諸己常見得自家有不是處猛省密察益致其誠舉凡橫逆之有無聽之於人所行之得失盡之於己如此豈惟應事接物之間無所施而不當并吾之學亦且日益砥礪而愈進於純矣

原序 右接物之要

原跋 嘉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

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
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
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
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
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子論定程董學則

程名端蒙字正思董名錄
字叔仲俱江西德興人

附錄明王姓學案補於各條之下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值日一人主擊板始擊成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
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
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
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

志學編

卷下

程董學則

七

務本堂

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
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
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

居處有常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
寢必後長者旣寢勿言當盡勿寢○舖席必正而後坐坐必欹
手齊足毋伏毋盤毋靠背毋俯首毋仰面毋支頤毋伸足毋欠
伸與人並坐毋橫肱毋多言毋吐唾師友臨坐則起有問則起
有答則起寢毋伏毋尸毋早寐毋晏起旣起卽須疊枕歛衾毋
使凌亂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補袖手

徐行毋掉臂毋跳足毋撮衣毋拖履立必拱手正身毋斜毋倚

毋垂頭毋歛肩毋蹙足毋南面毋當中門毋先尊長毋對尊長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補凡視上毋過面下毋過帶毋傾毋視與人

並坐毋窺人私書凡入人家毋看人文字將入戶視必下既入

視瞻毋回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諛譁毋及鄉里人物

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補言必低細出聲毋得叫喚毋

言朝廷利害毋言官府得失毋巧飾已非毋揚人過惡毋許人

志學編

卷下

程董學則

六

務本堂

陰私毋談人閨閫毋評論女色毋構鬪是非毋見人富貴嘆羨

毀謗毋見人禍敗乘便詆排毋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毋妄說事

端熒惑眾聽毋造匿名文書誑言詆毀毋作無頭嘲啄無端誣

人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補記云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趨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

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必使有威可畏有儀可

象毋拘毋放毋剛愎難近毋曖昧不明毋作淫祀毋與外務毋

出入衙門毋對日月神聖及師長毋用唾溺裸露仰臥執事必敬

必敏毋怯懦毋急遽毋關略毋誦詞無序毋有初辭終毋愆緩

廢事待人毋黨同伐異毋假公行私毋賢否不明毋私智道德

毋絕物自高毋狎比無節毋媚權要毋欺寡弱毋以惡凌善毋以富吞貧毋借人器物損壞不還毋與人同處自擇便利毋與人交易傷於措克毋受人寄托有所欺負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補毋恥惡衣毋徒跣鞋襪及下衣毋上几案上纓冠毋置椅座床下不衣不冠不可見賓客長者及入街市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補毋放飯毋流歡毋咤食毋嚙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毋嚙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歡醢毋噉炙毋爲口容毋數毋隣毋以筯入口毋以舌接食毋他顧毋含食與人語毋遺粒筯毋過肩毋橋噲毋聲咽毋疾

志學編

卷下

程董學則

十九

務本堂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補無故不可越位非有事不可無端出入及謁見人以務閒適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補凡讀書須先讀本本文畢然後可及傳註必如此方免經文註文混記無別之患其每日所讀書隨其日力資性先畫定大段次於大段中隨文義可斷處或二三行或三四行分作小段每一段必須看讀一百

遍背讀五十遍須是專心致志緩而又緩思而又思務令字字句句要分明毋增毋減毋復毋脫毋高毋低毋遲毋疾毋目視東西手弄他物毋添虛設致句讀不清楚最可恨者與至則如罵詈如蛙叫與衰則如留吟如蠅鳴凡此尤須痛戒每一段讀熟可卽少歇然後再換讀後段既止卽須正心肅容斂氣靜坐或查考後面所讀書中疑難字細註上方并圈發假借字音亦可其或資質不及甯剩段數不可省遍數每細段讀完仍通大段看讀三十遍背讀二十遍必至爛熟無一字一句疑誤方可已其背讀之法亦須先背讀本章正文正文畢然後以目視本章正文背讀本章傳註就思玩本章理趣此法不惟免經文注文混記無別之患兼可得釋此章之深意其或有生處誤處卽須檢尋取正然後再背必使無一字一句或逆於心方可向師

前覆背其覆背時或更有生處誤處師長須別以紙一一記明隨卽令補正遍數方可改讀他書此讀書之大要也至於師長爲初學授書當先爲點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隨其目力資性計行數畫定大段仍於大段中隨文義可斷處或二三行或三四行分作小段每一段須先令逐字面讀仔細正過然後授讀更須多教幾遍使易上口教完卽令如數讀熟待面試覆讀過然後再授後段大約甯少教幾行須多教幾遍不可憚煩不可欲速斯得之矣至於爲初學說書須先爲考索註文令明透然後撫註文之旨以說經文其說經文又須先爲逐字說透然後說一句大義一句通然後說每段大義每段通然後說一章大義須要說得精確成文卽令自反覆說通然後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使之明透久之文理粗通能自說卽使先自看註逐字逐

句按切本文沉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令註先說透然後與之講說本文更令自說至明日又令覆講倘或仍未精熟不妨暫停本日所說書仍如前法一一授說必使無毫髮疑義方可改授說以後書其看書之法亦須先將註文逐字逐句逐段訓解令透然後依傍註意證說本文每一段須十數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如遇義理精深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於本註外更須參看諸先儒講說以廣其趣其諸說或有異同則須按切本註擇其精當刪其繁謬毋得苟且含糊更或思索不得則舉以質諸師長如引用經史及性理治道制度故事處必須檢出看明不可任其影響大凡玩索經書自一字一句以及一章須要分看合看反看正看背看對看直到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費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於身心

志學編

卷下

程董學則

三

務本堂

上體驗得出方爲爛熟其每日玩索書不須多只要自得第一以虛心爲主凡先說者要極精通其後未說者一節易如一節矣昔輔漢卿集朱子讀書法云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層敬持志此六條者讀書之要無以越此學者其盡心焉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補斂身端坐有力把筆字須圓淨端楷毋得輕易糊塗毋得造作破體毋爲俗下省筆字行列須整齊毋得歪斜凌亂大凡作書須先立大體橫直安置對待布白務求其均齊方正然後定其筋骨嚮背往還開闔連絡健貫通次及專其威儀疾徐進退俯仰屈伸端莊溫雅然後審其精神戰戰兢兢迴帶翻藏機軸圓融風度灑落蓋字之長短大小疎密斜正

雖不能齊大約畫多者宜疎畫少者宜肥大者欲結密無間小者欲寬總有餘左右上下筆畫俱不宜平頭亦不宜重出非聳右肩則伸左足左短必齊上右短必齊下或一字有二停三停者宜審嚮背朝揖之法有上下停者宜玩覆骨頂帶之法點畫少者宜撐柱以張獨立之勢點畫多者宜避就以清堆垛之弊點畫短者宜意聯而成霑合之體如上下重字宜上小而下大左右並字宜左促而右寬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不可以指運筆須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斯不浮矣昔程子嘗曰某作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夫作字而澄神定慮端已正容以爲之則雖學者之末技亦收歛身心之一助也其可忽乎哉

几案必整齊

志學編

卷下

程董學則

三

務本堂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綸○補凡晨起卽須拂拭几案整頓書籍方可展卷讀誦或遇事他出雖甚促迫必待卷帙整齊方可起行夜將寢亦如之凡日間所必看書籍必須別置一几其非所必看者悉貯篋中案頭止置當時所讀之書及紅黑等筆硯各一毋多置書籍及他物以亂心曲凡讀書毋卷腦毋折角毋以爪掐字毋以唾揭幅毋以指亂撮毋以作枕毋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凡小解大解及晨起未櫛沐者須先盥手方可就坐毋以手近書夏日尤宜戒借入書籍須倍加愛護如有闕壞卽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吾每見讀書人几案狼籍部帙錯亂甚者或爲童幼婢妾所黷汚風雨蟲鼠所毀傷如此實爲累德其致紙有五經齷義及聖賢姓名須別設一篋感貯積多則付諸水火毋得他用及拋棄狼籍此

吾儒義所當惜者非如異端爲延壽惜福而然也

堂室必潔淨

逐日值日所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垢以巾拭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汚悉令掃除不拘早晚○補書齋宜明淨不用華殿明淨可爽心神華殿則眩目力牕前綴蘭桂梅花間畜金鯽魚六七頭時觀天機活潑齋內長桌一竹架一安置經史等書以少爲貴琴瑟書畫羅羅清越不俗而已過此便是玩物喪志不可不謹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補凡歸省須稱呼須拜問須問起居飲食凡見伯叔尊長須如分稱呼拜若已行輩則揖之

志學編

卷下

程董學則

室

務本堂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坐定值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補凡客請見出位正立拱手如分相呼待師長與客行禮畢升堂肅揖拱手立候客坐定致辭方退雖極親暱毋得玩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以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不宜親學○補凡棋枰雙陸攪牌擲色辭曲蟲鳥圖畫與夫馳騁田獵之類皆足蠱惑心志廢時失事至於世俗淫樂尤足淫蕩性情宜切戒之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已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補凡僮僕有過須平心和氣正顏色以道之不可高聲詬詈有所使令則呼而遣之無故不可輒與私語乳母老僕尤不可漫加打罵

原跋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家塾黨庠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后

志學編

卷下

程董學則

三

務本堂

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原跋白鹿洞教條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
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
並揭之一則舉其宏綱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
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卽大學小學之遺法也學
者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
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
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此列於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

曾謹書

朱子讀書法 元四明程氏輯程名端禮號畏齋

瑞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序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如左

循序漸進

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踈易陵躡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攢著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

志學編

卷下

朱子讀書法

五

務本堂

熟讀精思

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強五十徧二百徧時自是強一百徧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所以不如古人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其熟讀精思之學如此

虛心涵泳

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讓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稱

也都使不得一毫杜撰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卻將聖賢言語來湊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如何能見得聖賢本意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

切已體察

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教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已體察之說如此

著緊用力

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篇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

居敬持志

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以應事讀書時敬以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志學編

卷下

朱子讀書法

三

務本堂

饒雙峰先生爲學四要 雙峰名魯字仲元宋鄱陽人

饒雙峰先生曰爲學之要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

史果齋先生曰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大抵爲士莫先於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旣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益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本原也夫旣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

志學編

卷下

爲學四要

七

務本堂

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旣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唯恐其不廣行之唯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唯恐其不速去之唯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人欲日以消弭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

持養疎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併惟同志勉之

雙峰先生爲學四要得果齋史氏發揮之義已明而目未備今竊舉經書及儒先之言按四條分綴之文雖不屬意實相承將代先後不能盡拘也

孔子曰吾子有五而志子學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志學編

卷下

爲學四要

天

務本堂

子曰志於道

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北溪陳氏曰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蒞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二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無間也

北溪陳氏曰人性均善均可以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旣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程子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紫超高氏曰後儒以爲刪述六經者孔子傳註六經者朱子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

志學編

卷下

爲學四要

五

務本堂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右立志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

和靖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

敬齋胡氏曰敬有惕然自畏慎意思敬有肅然自整肅意思敬有卓然精明意思敬有湛然純一意思又曰臨深履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謂形容至深切矣

勉齋黃氏述朱子曰持敬之方莫先主一小學大學皆本於此

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

亦在這裏

楓林朱氏曰主一云者靜而存心則專主於一心動而應物則專主於一事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日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臺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敬菴吳氏解曰聖賢相傳心法見於五經四書者其要只在於敬而已學者欲希賢聖所以成始成終合內外贊動靜者

志學編

卷下

爲學四要

三

務本堂

亦豈能外此哉故朱夫子特作敬齋箴以示人首章先言正衣冠尊瞻視卽程子所謂整齊嚴肅及致敬須從嚴威儼恪入者蓋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也繼言潛心以居對越上帝卽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尹氏所謂如入神祠致敬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謝氏所謂常惺惺者蓋時時如上帝之臨則此心自不敢有一毫之昏昧放佚也此章兼內外皆爲靜而敬也二章言足容必重而不敢輕遽手容必恭而不敢弛垂其行也必擇地而蹈雖蝼蟻封亦折旋而不踰躡焉足容之重也若是此皆見於外者動而敬也朱子嘗言九容便是涵養此但舉手足而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容容莊皆可類推矣以上兩章皆處己之敬也三章言出門如見大賓承事如奉大祭凡有所往有所爲皆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無敢或有一毫之忽易此動於外者無不敬也四章言口不輕出守之如恐瓶之傾瀉意不妄發防之如城守之謹嚴使吾心洞洞焉光明通徹屬屬焉誠實無間不敢或有一毫之輕肆此謹將動之幾以敬而防於內也以上兩章皆接物之敬也五章言用心不可或東而又或西不可或南而又或北惟當此事則心存乎此事而靡他往焉此明無適之義所以爲一也六章言心中不可貳以二事不可參以三事惟當精明純一以監臨萬變之紛紜若心旣雜亂豈能宰制萬事哉此明主一之義所以爲敬也以上兩章皆持敬之要義也七章言從事於以上所云則持敬之事備矣是以動而應接靜而端居自無違於理表而容體裏而心意亦皆得其正焉此總結上六章而言敬之效也若夫不敬之害又有

可畏者八章言持敬須臾有間則無理以爲之主宰而私欲萬端生焉故或躁急忿怒乘之不因火而熱也或怯懦恐懼乘之不因冰而寒也此見存心不可頃刻而不敬也九章言苟或不敬而於事臺釐有差則失其所當止之理如天地之易位至使三綱淪滅九疇駁敗而人道治法俱忘矣此見處事不可毫釐而不敬也以上兩章皆深言不敬之害以警人也未章又歎息呼而告之欲其念此篇而不忘方持敬而不懈又假筆墨書而揭之使常見於目而警戒於心故曰墨卿司戒敢告靈臺云此箴發明持敬之方詳密精切吾輩所宜服膺而力行者也

朱子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

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右居敬

朱子論格物曰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爲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

志學編

卷下

爲學四要

三

務本堂

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果齋李氏述朱子曰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空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而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

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畏齋程氏曰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粹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

陸稼書先生束髮受書卽以斯道爲己任講習四書大全一惟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蓋用力六年而始卒業

勉齋黃氏曰朱子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

志學編

卷下

爲學四要

三十一

務本堂

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朱子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右窮理

朱子疾革訓門人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勉齋黃氏述朱子曰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

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子曰循序漸進量力所至而謹守之

愚齋熊氏曰朱子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約之旨

先後一揆聖人復起殆不能易矣

右反身

誠齋後
端莊無塵

理氣統會
心常惺惺

惟危惟微
庶幾一致

本體湛然
是萬為一

事物終始
明命赫然

必誠其意

余寅止
止水不波

安汝所止
就其主之

閑邪存誠
修辭立誠

志學編

卷下

為學四要

三

卷下

